

# 國畫玫瑰王 妙筆傳頌愛與和平

新春畫牡丹，富貴又榮華，若畫玫瑰又何妨？新春畫雄雞，雞鳴報春喜，若畫鴿子又如何？國畫家周公理從傳統中創新，喜畫玫瑰——將男女之愛昇華世間有愛；鴿子——將西方和平觀念收納其中，享「玫瑰王」、「鴿王」之美譽。然而為何他未為人熟知？他又有何能耐？且聽其學生梁啟榮和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一一解畫。

文：嚴嘉栢



《玫瑰》

按畫中周公理所題，周公理在1977年夏日於香港畫下《玫瑰》，並贈梁啟榮。（主辦單位提供）

光。兩朵玫瑰在前，獨枝在後；前葉繁盛，後葉稀疏，有聚有散，構成立體感。玫瑰筆觸有粗有幼，花瓣夾雜直線、橫線、斜線，演繹楊春棠所言的陰陽互補。而1961年所畫的《群鴿》運用到類似構圖——獨鴿在前，數鴿在後；全數鴿子站於群石邊緣，以呈景深，鴿子羽毛亦用到白色點綴。周公理亦通牡丹、雄雞等傳統國畫題材，惟他獨愛紅玫瑰，鍾情鴿子，或多或少受西方思潮影響。楊春棠解釋，玫瑰為長春花，其實同樣吉利；而周公理欲將玫瑰代表的男女之愛推而廣之，宣揚世間有愛。至於鴿子，楊春棠打趣道「中國人的觀念是燒乳鴿」，而

《群鴿》

按畫中周公理所題，周公理於1961年（辛丑）7月在香港畫下《群鴿》，並贈梁啟榮。

（主辦單位提供）

西方傳入的觀念代表和平，周公理畫鴿理求世界和平。

## 愛玫瑰鴿子 傳統中創新

周公理壯年時遇上二戰，埋沒了藝術生涯本應最輝煌的時候。而在戰後，因內地政權更迭，他一如其他知識分子南渡香港。「其實他來了香港，好坦白講是一個難民，只不過是一個有文化背景的難民。」楊春棠說，因當時香港意欲建立自身繪畫風格，如周公理的內地傳統國畫家未受推崇；自1960、1970年代以呂壽琨為首的現代水墨冒起，傳統國畫家更為黯然失色，使他們的色彩漸漸被歷史洪流沖淡。今天重提傳統國畫，楊春棠寄望從流行的現代水墨和裝置藝術另闢蹊徑，或可在傳統藝術中創新，使香港藝壇多姿多彩。

## 花前鳥語：周公理繪畫

日期：即日至4月6日

（周二至六）

時間：上午10:00至晚上6:00

地點：一新美術館（觀塘海濱道165號SML大廈4樓）

網址：bit.ly/3wfzQyS

「他（周公理）一生都為藝術，好少考慮個人財富，去世後除了畫就沒有遺產。」



梁啟榮

（主辦單位提供）

老畫家梁啟榮屢說起年少相識的國畫老師周公理（1903至1989），白頭翁仍是激動萬分，為恩師際遇抱不平。他一直珍藏周公理的畫作，今次才有機會在一新美術館展出，為他「翻案」。

## 曾與徐悲鴻合辦抗戰畫展

周公理本為內地富家子弟，在印刷畫品尚未發達的年代，家中收藏不少繪畫真迹，供年輕的他



楊春棠

（主辦單位提供）

臨摹、偷師，爾後更到上海藝術大學學藝。楊春棠認為，上海是當時民國中西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城市，猶勝香港，周氏先後師從俄人普特爾斯基及國人吳昌碩、李鐵夫，故作品薈萃中西。周氏當時為內地藝術界熟知，抗日時曾與徐悲鴻聯合舉辦抗戰畫展，

救濟難民。

周公理精通山水、花鳥、人物；亦掌握西洋的素描、速寫、水彩、油畫、雕刻，惟展覽未能展出其油畫、雕刻作品。曾受西洋畫訓練的周公理很重視寫生，兼收國畫精髓。楊春棠以「陰陽」觀念解釋其技法：「周公理畫畫有很多空白，屬於虛位；主角是實體，所以有實有虛。」用墨顏色有濃有淡，濃淡相隔，濃色在前、淡彩在後，楊春棠認為如同西洋畫的透視法，在畫紙上營造立體空間。構圖上，主角通常不在前景，譬如站在花樹之後、巨石之上，意圖呈現景深。主角數量有疏有密，配搭在畫中不同位置，反映景物的質感和遠近。

周公理擅長畫玫瑰、鴿子，故享「玫瑰王」、「鴿王」之美譽。1977年所畫的《玫瑰》，以紅玫瑰對比綠葉，畫面矚目。周公理也用到白色勾勒玫瑰花瓣邊，形成對比色，楊春棠認為周取材日本畫，如同日本畫用白色畫圓月月

